

Processo n.º 1041/2025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16 de Abril de 2026

ASSUNTOS:

- Garantia autónoma e título executivo

SUMÁRIO:

I - A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devidamente formalizada (cfr. artigo 947º d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nos termos da al. c) do artigo 677.º CPC, constitui título executivo para o beneficiário da mesma.

II – 因應銀行支付方式的“自動性”，獨立銀行擔保可具有不同的模式：一般銀行擔保或“自動”支付銀行擔保。視乎受益人之權利須證明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僅催告擔保銀行支付即可。

III – 當擔保合同中載明：

“預付擔保書

擔保書金額：澳門幣伍仟零貳拾叁萬元整(MOP50,230,000.00)

(.....)

當XXX(澳門)有限公司以書面要求時，本銀行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部或部份款額，本銀行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鑑於本銀行被視為主要的債務人，若XXX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提出聲明異議時，對於擔保金額的支付，本銀行放棄預先扣押的權利。

(.....)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於澳門”

其中內容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第c項所述之執行名譽之要件，因為屬於設定金錢債務之文件，同時債務人/擔保人承諾無條件支付有關款項。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ocesso nº 1041/2025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16 de Abril de 2026

Recorrente : **Banco (X) de Macau, S.A.** (澳門(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Recorrida : **Sociedade de Construção e Engenharia - Grupo de Construção de (Y) (Macau), Limitada** ((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

Acordam os Jui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Banco (X) de Macau, S.A. (澳門(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Recor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a de 21/03/2025, veio, em 11/04/2025, recorrer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104 a 112,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本案例中，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人的數項抗辯悉數不成立，其理據分別為有關文件構成執行名義、未見清晰及顯而易見的證據予以證實存有受益人之濫用權利，以及認為事涉的遲延利息作為賠償是依法產生；

2. 就本上訴之提起，茲歸納為如下依據：被上訴裁判沾有錯誤理解法律的瑕疵，以及就立即審理本案實體問題的決定並不正確；

3. 就駁回訴訟形式之錯誤方面，須先指出，獨立擔保乃擔保權利的實現，即使其依

法不取決於基礎法律行為，並不失卻具有擔保主債務的擔保性質；

4. 而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尚載有預付金額被全部扣除為止此項解除條件，即其等被索償時尚須沒有滿足此一解除條件，從而存在並非見索即付的銀行擔保即具有獨立性而構成執行名義的情況；

5. 另外，本案所涉法律關係與被上訴判決援引中級法院第953/2019號裁判並不相同；

6. 被上訴判決並沒有說明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和通知函，為何也適用於涉及銀行信貸之開立的文件構成執行名義的中級法院第953/2019號裁判的依據；

7. 中級法院第953/2019號及第637/2008號裁判是以往來帳戶開戶文件、透支額度申請書及帳戶結單得以證明借款人已使用所批給的所有銀行信貸，從而符合法律規定可被視為執行名義的文件；

8. 在於上述文件綜合借款人的債務，而該等文件是源自銀行信貸之開立並依此得以證明款額的使用及為其組成部份，以確切定出金錢之債的須支付的數額；

9. 但本案適用通知函作為補充證據以構成執行名義，並不符合中級法院第953/2019號及第637/2008號裁判的相關理據，因著獨立擔保與銀行信貸之開立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10. 在於，執行之訴旨在彌補者是以本義的權利為限，而以私文書作為執行名義時，該私文書自身應足以反映所請求的權利的範圍及界限，加上透過執行之訴而對被執行人的財產作出強制措施，因此，應嚴格遵守立法者對於構成執行名義的各項要件；

11. 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開立並不取決於通知函的出具與否，其等的出具為或然有著不確定性且非銀行擔保書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涉案銀行擔保書並不足以反映所請求的權利的範圍及界限；

12. 按照立法者所明文確定的，當獨立擔保的受益人提出請求的權利時，需要訴諸一份外部元素的書面文件來實現權利，即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在結合通知函下，並不符合中級法院第35/2004號裁判闡述的“*執行名義應具有償還該債的必要形式要件，由憑證推定該債，並由憑證得出執行之訴的獨立性*”的理解；

13. 由於兩份預付擔保書並不構成法律規定的執行名義的要件，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13條b)項規定，由於整個訴訟程序無效而應終止執行；

14. 但被上訴判決並沒有如此認定，從而沾有錯誤理解法律而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15. 至於權利濫用的部份，被上訴判決除認為上訴人於異議中援引基礎關係，繼而主張擔保的金額不應為被異議人現所主張的執行金額，此舉有違獨立擔保的獨立性，以及認為本案未有基礎合同的債務毫無疑問已對受益人完全或部分履行之證據，並且指出本案未見清晰及顯而易見的證據予以證實存有受益人之濫用權利的情況；

16. 然而，對於基礎合同的債務是否存在已對受益人完全或部分履行之證據方面，上訴人已於異議狀第33條表達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預付金額被全部扣除為止此項解除條件，而異議狀中也提供附件一至附件四的證據，以佐證基礎合同的債務曾否對受益人作出履行；

17. 至於本案是否有清晰及顯而易見的證據以證實存有受益人之濫用權利方面，根據異議狀附件一的《(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專業分包合同》的條款，反映有該合同標的為立合同人建設澳門新監獄工程-第三期此分包工程，以及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出具為擔保履行建設分包工程項下預付款的目的；

18. 但根據被異議人於2025年01月07日呈交的反駁中提供的文件1《補充協議十一》的序文及後續條款所約定的，反映被異議人和被擔保人(A)工程有限公司透過訂立補充協議，由前者協助後者向第三方墊付工程費用，並且前者有權就所墊付的金額在應支付予後者的工程費中扣除以作抵銷；

19. 然而，有關約定為被異議人與被擔保人訂立借貸的法律關係，屬於被異議人因著借貸關係所產生的債權，並非作為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被擔保人即(A)工程有限公司因違反分包工程標的的程序中的任何義務所致；

20. 即從現有的資料，反映存在被異議人與被擔保人透過補充協議的訂立，使得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存在逾越原應擔保的目的之疑；

21. 申言之，有跡象顯示現被異議人提出索償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除了並非按照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性質為預付款的返還外，甚至並非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所載“完全履行獲判給上述承攬工程的程序中所要承擔的義務”此擔保目的，卻是基於被異議人在判給工程中向被擔保人(A)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的墊款所產生的結欠，以請求清償擔保書金額；

22. 無論是澳門《民法典》第326條規定，還是以比較法角度來看，足見被異議人並非善意提出清償獨立擔保款項的請求；

23. 上訴人根據《商法典》第960條第1款c)項及第957條第3款的規定，就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的種類及目的，以被異議人請求清償獨立擔保的款項乃欠缺依據，從而拒絕清償，即上訴人並非單純援引基礎合同關係以影響獨立擔保的獨立性；

24. 就以上疑問，原審法院依法應在異議階段中進行查證，以釐清爭議，但被上訴判決既沒有作進一步調查，也沒有在判決中解釋，便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規定，作出立即審理案件之實體問題的決定；

25. 被上訴判決的以上理解，顯然地，沾有錯誤理解法律而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26. 就遲延利息部份，被上訴判決並沒有說明為何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乃符合中級法院第986/2021號、第536/2021號及第202/2023號裁判所闡述的，從執行名義當中所包含的要素，從而得出沒有必要透過宣告之訴來實現遲延利息的請求此項理據；

27. 上訴人維持根據中級法院第549/2017號及第528/2019號裁判(以及此話判所援引的中級法院第166/2012號、第221/2015號及第549/2017號裁判)的見解：當執行名義並未載有任何利息的表述時，執行人不能追討未載有的遲延利息；

28. 同樣地，被上訴判決作出允許請求執行人於執行程序中一併提出遲延利息的請求，乃沾有錯誤理解法律而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29. 除此之外，即使有跡象顯示被異議人提出索償涉案兩份預付擔保書，是受益人以超出原擔保的目的存在權利濫用，而應作進一步查證下，被上訴判決卻作出立即審理本案實體問題的決定；

30. 由於被上訴判決出現《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第1款a)項規定的不正確裁判，根據該法典第629條規定變更被上訴判決就事實事宜所作之裁判，以撤銷被上訴判決作出立即審理案件之實體問題的決定；

31. 請求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如訴訟形式錯誤的抗辯不被採納，則繼續因提出異議而接續相應的程序步驟。

請求：

1. 接納本陳述書；
2. 裁定載於本陳述書立全部事實及法律理由成立；及
3. 為著以上基礎，應裁定被上訴判決沾有錯誤理解法律的瑕疵，以及應根據《民事

訴訟法典》第629條第1款規定，並按該條規定作出或命令作出認為需要的各項措施，以此撤銷被上訴判決作出立即審理案件之實體問題的決定；

4. 繼而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以及

5. 如訴訟形式錯誤的抗辯不被採納，則繼續因提出異議而接續相應的程序步驟；並且

6. 本案的一切訴訟費用由被異議人承擔。

*

Sociedade de Construção e Engenharia – Grupo de Construção de (Y) (Macau), Limitada ((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Recorrida,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116 a 143,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原審法庭於卷宗第86至91頁背頁就上訴人提出的被執行人之異議作出清理批示-判決，裁定被上訴人提出的異議理由均不成立。

2. 上訴人因不服上述判決向尊敬的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於上訴陳述中指責被上訴判決沾有下列瑕疵：

a) 在審理訴訟形式之錯誤、濫用權力以及遲延利息方面存在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

及

b) 就濫用權力部分立即審理本案之實體問題，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及第599條第1款a)項之規定。

- 訴訟形式之錯誤

3. 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指稱，由於涉案的兩份銀行擔保書不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定的執行名義，故被上訴判決沾有訴訟形式錯誤的瑕疵。就此問題，原審法庭於被上訴判決中已發表了非常詳盡和精闢的見解，被上訴人完全同意該法庭作出的審理及決定。

4. 必須指出，上訴人於涉案的兩份銀行擔保書中作出簽署並明確承認，其為MOP50,230,000.00及MOP60,000,000.00款項之債務人(「鑑於本銀行被視為主要的債務人」)(見最初執行聲請之文件3及4)。

5. 換言之，上訴人於上述文件中已明確作出承認債務之聲明，有關文件內容本身足以證明已設定或確定債務，並構成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定之執行名義，亦即為經債務人簽名並導致設定或確定金錢債務之私文書，因此並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文件來構成本案之執行名義。

6. 另一方面，正如上訴人於上訴陳述第7條中承認，涉案的兩份銀行擔保屬於澳門《商法典》第942條及續後條文所規定的「獨立擔保」，並誠如被上訴判決所確認，涉案的兩份銀行擔保屬於獨立擔保中「見索即付」的類型(“Garantia autónoma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ou “on first demand”)。

7. 根據葡萄牙的學說及司法見解，「見索即付」之獨立擔保的受益人不需要證明任何其權利之創設事實，擔保人在收到受益人的請求後，必須「閉著眼睛」(“de olhos fechados”)立即向受益人作出支付，並且不得提出任何爭議。

8. 此外，亦正如原審法庭於被上訴判決所確認，無論是在葡國學術界，抑或是司法實踐，在2013年修法前，主流見解均認為這種獨立擔保是構成葡國1961年《民事訴訟法典》第46條c)項的執行名義，因其屬於導致設定或確認任何債之文件，而此條文正正與本澳《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的規定是類似的—即：“經債務人簽名，導致設定或確認按第六百八十九條確定或按該條可確定其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又或導致設定或確認屬交付動產之債或作出事實之債之私文書”。

9. 基於此，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屬於經債務人簽名並導致設定或確定金錢債務之私文書，因此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規定的執行名義。

10. 此外，針對上訴人聲稱由於涉案的銀行擔保書需借助其他書面文件，故該等文件並不構成執行名義的說法，必須指出，根據涉案的兩份擔保內容，被上訴人提出「書面要求」明顯屬於債務可要求履行的條件(《民事訴訟法典》第686條)，與現時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是否構成執行名義(同一法典第677條c)項)並無關聯，上訴人顯然將兩者混為一談。

11.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263條規定，當各當事人以將來及不確定之事件之發生來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時，即存在停止條件。同時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688條第1款規定，如債務取決於停止條件，則債權人須證明該條件已成就。

12. 事實上，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清楚載明了如下內容(見最初執行聲請文件3及4)：

「當(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以書面要求時，本銀行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部或部分款項，本銀行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13. 鑒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協議以提交「書面要求」作為條件來決定發生上訴人須即時向被上訴人支付擔保金額之法律效力，該「書面要求」明顯屬於澳門《民法典》第263條所規定之停止條件。

14. 根據載於本案執行主案卷宗第106及第108頁的文件，已證實被上訴人按照涉案擔保書的規定向上訴人提交了書面要求，有關債務之停止條件已成就，本案的執行債務已具備可履行性。

15. 另一方面，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主張，涉案的擔保書被索償的前提為「尚須未有滿足預付金額未被全部扣除此一解除條件，從而有別於見索即付即具有獨立性而構成執行名義的情況」(見上訴陳述第35條)，並由此得出「並非所有見索即付的銀行擔保具有獨立性而構成執行名義」(見上訴陳述第11、13及第14條)。在保持應有的尊重下，必須指出，上訴人的說法明顯存有混淆視聽之嫌。

16. 事實上，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的原文內容如下：「本擔保書未經受益人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有效期直至承攬者預支判給總值之金額被全部扣除為止。(...)」。故此，無容置疑，前述上訴人所謂的解除條件，只是澳門《商法典》第954條所規定的獨立擔保之失效期間，屬於一般獨立擔保的基本要件之一。

17. 顯然地，上述關於失效的規定並不會令涉案的兩份擔保有別於其他一般的獨立擔保，亦不會變更該等擔保的獨立性以及見索即付的性質，更遑論妨礙該等文件構成本案之執行名義。

18. 再者，根據上訴人自行向法庭提交的異議狀附件四，(A)工程有限公司在向上訴人發出編號為IT-MCB-2024-03號函件中明確承認(被上訴人並不同意上述函件內容，僅為辯護目的而提出)，其仍未向被上訴人返還部分預付款，金額至少為MOP16,745,287.13。換言之，即使按照上訴人所主張的版本(即涉案的兩份擔保只用作擔保預付款的償還，被上訴人僅為著謹慎辯護之目的提出，被上訴人絕不認同有關說法)，上訴人無疑清楚知悉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尚未失效，有關擔保書仍繼續生效並得作為提起本執行訴訟之基礎。

19. 綜上，鑒於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內容已滿足《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

定的執行名義之要件，同時被上訴人提交的文件已證明被執行債務具備可履行性，基於此，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提出之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不構成執行名義以及被上訴判決沾有訴訟形式之錯誤主張理由不成立。

20. 然而，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意見，並認為執行名義必須包括上述「書面要求」之文件，被上訴人亦謹表示如下：根據葡萄牙的主流學說及司法見解的意見，在私文書中亦存有「複合執行名義」("Título Executivo Complexo")之法律制度，並且倘若按照雙方所協議的條款內容編制相關補充文件，則該等文件得與執行名義本身共同構成一「複合執行名義」，並且債權人有權根據該等文件提出執行之訴。

21. 本案中，被上訴人提交載於執行主案第106及第108頁的文件是按照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書所協議之「書面要求」所編制及發出，該等文件符合雙方的協議內容並得與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書共同構成本案之執行名義。

22. 基於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提出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不構成執行名義以及被上訴判決沾有訴訟形式之錯誤主張理由不成立。

濫用權利

23. 針對濫用權利方面，正如被上訴判決所指出，上訴人在異議中援引基礎關係，以此來主張擔保的金額不應為被上訴人所提出的執行金額，有關行為明顯違反了獨立擔保的獨立性，並且本案中亦未存有基礎合同的債務毫無疑問已對受益人完全或部分履行之證據，故裁定有關異議主張理由不成立。

24. 然而，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卻再次主張一系列與獨立擔保關係本身無關的文件及事實，藉此來指控被上訴人在承兌擔保時存有濫用權利的情況。

25. 首先，必須指出，本案中上訴人從未提出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因沾有任何瑕疵而屬非有效或不生效力，故現時涉案的兩份擔保書內容屬完全有效，並應按照擔保中所載之協議內容產生一切法律效力。

26. 而根據澳門《商法典》第947條規定，獨立擔保的獨立性，意味著擔保不取決於基礎合同之存在或有效性或其他合同，亦不取決於擔保中無記載之條款，擔保僅以其所載之文義內容生效。

27. 在此亦重申，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已清楚規定，當被上訴人以書面要求時，上訴

人必須即時向其提供全部或部分擔保金額款項，且上訴人不得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見最初執行聲請文件3及4)

28. 最後，正如原審法庭於被上訴判決中所指出，根據澳門《商法典》第959條規定，上訴人作為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之擔保人，在收悉被上訴人(即受益人)提出的清償要求時應立即向其作出支付，除非出現同一法典第960條的情況。然而，上訴人所聲稱的事實版本並未符合任何一項《商法典》第960條的情況。

29. 而針對上條條文第2款c)項所指的「基礎合同之債務毫無疑問已對受益人完全履行」，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聲稱其已透過異議狀附件一至四予以佐證。然而，根據上訴人自行向法院提交的異議狀附件四文件，更是證明了前述上訴人的主張與事實完全相反。如前所述，(A)工程有限公司在該函中向上訴人明確承認，其仍未向被上訴人返還部分預付款，金額至少為MOP16,745,287.13。

30. 基於此，考慮到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所具備之獨立性，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明文規定之目的以及內容，現時上訴人企圖援引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之外之其他文件或合同以及其他並未記載於該等擔保之內容，以此限制被上訴人作為受益人的權力，甚至在其完全符合擔保條件提出清償的情況下主張其濫用權力，懇請法官 閣下根據澳門《商法典》第947、959及第960條規定，裁定上訴人提出之濫用訴訟主張理由不成立。

31. 然而，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如此認為，被上訴人亦須指出，被上訴人從未基於任何惡意行使其作為獨立擔保受益人的權利，相反，被上訴人認為，真正的惡意當事人正正是上訴人本人。

32. 必須指出，正如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中所載以及上訴人在異議狀第34條中自行承認，兩份擔保皆旨在「作為保證承攬者完全履行有關獲判給上述承攬工程的程序中所要承擔的義務」(見最初執行聲請文件3及4)。

33. 並且在附於異議答辯提交的文件1及2中，(A)工程有限公司已承認其於「澳門新監獄工程-第三期」工程中尚欠被上訴人至少MOP224,375,398.27之工程款，而(A)工程有限公司至今亦尚未向被上訴人支付任何上述款項。基於此，被上訴人有權向上訴人承兌有關擔保書，以償還經(A)工程有限公司向其所承認之債務。

34. 針對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聲稱，上述尚欠金額與涉案兩份獨立擔保所保證的款項

目的不一致，被上訴人絕不認同有關說法。

35. 根據載於異議狀附件一的《澳門新監獄工程-第三期》工程分包原合同第二部分第四項第1款及第4款之規定，(A)工程有限公司須承擔支付完成「澳門新監獄工程-第三期」工程的一切費用，而被上訴人亦須按照分包合同的規定作出工程費用的墊付。

36. 故此，無容置疑，根據分包合同規定，(A)工程有限公司須向被上訴人返還其按合同規定為履行該工程項目所作出的墊付，而有關的款項顯然亦在涉案的兩份銀行擔保的擔保範圍內。

37. 另一方面，須指出，上訴人僅空泛地指出被上訴人濫用權力，並未指出被上訴人具體違反的限制。根據澳門《民法典》第326條規定，所有權利人均有權行使其合法所擁有的權力，僅在例外及極端的情況下，尤其是在明顯違反善意原則時，方可視其濫用權力，並基於此限制權利人合法可行使之權力。

38. 本案中，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實或證據，以證明被上訴人在行使作為獨立擔保的受益人之權力明顯違反了善意原則。

39. 綜上所述，考慮被上訴人與(A)工程有限公司之間文件內容，被上訴人現時透過提出本執行之訴要求上訴人按照獨立擔保所載之文義內容履行其支付金額之義務屬合法行使受益人權力之行為，被上訴人的行為並未明顯超越基於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之限制，基於此，懇請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所提出的濫用權力之主張理由不成立。

40. 然而，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意見，被上訴人亦謹陳述如下：在保持應有的尊重下，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才是真正的惡意當事人，上訴人「出爾反爾」之行為(“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將導致其不具正當性援引濫用權力之機制。

41. 必須指出，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的內容皆由上訴人草擬，並由其向被上訴人出具。而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清楚載明，該等擔保書皆旨在「作為保證承攬者完全履行有關獲判給上述承攬工程的程序中所要承擔的義務」。同時兩份獨立擔保亦明確規定，當被上訴人以書面要求時，上訴人「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部或部分款項」，且「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42. 然而，在本案中，上訴人卻完全漠視上述由其本身所撰寫及出具的涉案擔保書內容，並在被上訴人已符合要求清償擔保金額條件的情況(即已提交「書面要求」)下，聲稱有關擔

保並非(僅)旨於上述目的，並以無載於擔保書之目的及內容對抗被上訴人，甚至援引此作為藉口拒絕向被上訴人清償有關擔保金額。現時上訴人所提出之主張，無疑與其早前所出具之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之書面內容完全相反且相互矛盾。

43. 有鑒於此，上訴人現時的主張無疑已構成「出爾反爾」的行為，有關行為應視為嚴重地違反善意原則，懇請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不具正當性提出被上訴人濫用權力之主張，繼而裁定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

- 針對遲延利息不具有執行名義

44. 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主張，由於現時涉案的兩份獨立擔保並未載有遲延利息，故應駁回被上訴人就遲延利息所作出的請求，繼而被上訴判決亦沾有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

45. 然而，誠如原審法庭於被上訴判決中所發表的精闢見解，澳門法院針對此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按照澳門中級法院近期所作出之更好司法見解(見中級法院第986/2021號、第536/2021號及第203/2023號卷宗之合議庭裁判)，針對非訴訟之執行名義，即使在該等文件中並未載於關於遲延利息的協議，請求執行人亦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在執行之訴中要求被執行人依法賠償因遲延所導致的損失。

46. 被上訴人完全同意上述見解，並謹作出如下補充：正如Lebre de Freitas教授所教導，鑒於遲延給付對債權人所造成之損失賠償是法律明文所規定(澳門《民法典》第795條以及《商法典》第569條)，因此即使有關金額未載於執行名義時，債權人亦有權在執行之訴中依法要求債務人作出遲延賠償。

47. 事實上，針對訴訟之執行名義("Título Executivo Judicial")，倘若允許債權人在宣告之訴未提出遲延利息請求的情況下，在隨後基於宣告判決所提起的執行之訴中要求相關遲延利息，則有關決定將違反處分原則而不應獲得批准。

48. 然而，在非訴訟之執行名義("Título Executivo Extrajudicial")中情況則截然不同。一般情況下，倘若債務人遲延履行給付，不論在合同中是否載有相關規定，債務人依法均須向債權人作出賠償。故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協議中並不會載有關於遲延利息的規定。然而，此舉不應成為債權人在執行之訴中要求相關遲延利息的障礙。事實上，儘管執行之訴以執行名義為依據，然而，在適用法律時，亦不應成為債權人在執行之訴中要求相關遲延利息的障礙。事實上，儘管執行之訴以執行名義為依據，然而，在適用法律時，亦不應完全漠視實質正義("Justiça

Substantiva”)之要求。

49. 有鑑於此，在債權人已擁有要求債務人清償欠款及相關遲延利息之實體權力的情況下，僅因執行名義所涵蓋之範圍而要求債權人必須先提起宣告之訴方可在隨後進行的執行之訴中要求債務人支付遲延賠償，有關主張亦有違訴訟經濟及快捷原則，同時亦無法有效地保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50. 綜上，鑒於本案之執行名義為非訴訟之執行名義，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考慮上述的事實以及法律理據採納更好的學說以及司法見解，並基於此裁定上訴人就遲延利息部分提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

- 針對立即審理本案實體問題的決定提出爭執

51. 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聲稱，由於本案中存有跡象被上訴人提出承兌的兩份涉案擔保書超出該等擔保書的目的，而有關事實需法庭作進一步查證，故認為原審法院作出的清理批示-判決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及第599條第1款a)項之規定，並應撤銷判決中就濫用權利部分作出立即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決定。

52. 然而，正如原審法庭在被上訴判決中所指出，儘管上訴人聲稱被上訴人存有權利濫用，實際上上訴人是援引獨立擔保關係以外的法律關係以此主張擔保金額不應是現時的執行金額，藉此破壞獨立擔保的獨立性。

53. 必須指出，本案中並不存在任何事實需要法庭作出進一步查證，所有對本案審理及判決具有重要性的事實均已載於文件中。而上訴人於上訴陳述中聲稱被上訴人濫用權力的理據(被上訴人絕不認同，僅為著辯護目的提出)亦已載於文件內，根本不存在任何上訴人主張仍需查證的事實。

54. 鑒於被上訴判決並無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及第599條第1款a)項之規定，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裁定上訴人提出之理由不成立。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回覆，並裁定本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繼而維持被上訴判決之決定。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u por assente a seguinte factualidade:

1. 原審法庭於卷宗第86至91頁背頁就上訴人提出的被執行人之異議作出清理批示-判決，裁定被上訴人提出的異議理由均不成立。

* * *

IV – FUNDAMENTAÇÃO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afirmou na sua douta decisão: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的規定，基於無需更多證據已可審理異議人提出之異議，故本法庭作出如下之審理。

*

I. 關於主案第 98 頁及第 101 頁之「預付擔保書」是否構成執行名義的部分

在異議狀中，異議人主張涉案之兩份銀行擔保書不構成執行名義，因而認為被異議人現提起之执行程序是屬於訴訟形式錯誤。

對此，被異議人提交了卷宗第53頁至第71頁之反駁狀，並認為異議人所提出之此延訴抗辯應被裁定不成立。

就此，本法庭現作出如下的審理。

確實，執行名義作為执行程序之特有形式前提，可將之定義為「因提供在法律上對某給付具有權利之足夠證明，故可根據法律作為該權利之執行依據之文件」¹。

在本案中，被異議人以主案卷宗第98頁及第101頁的預付擔保書作為執行名義，從相關文件之內容來看，異議人與被異議人透過此等文件建立了澳門現行《商法典》第942條及續後數條所規定之「獨立擔保」，而上述法典第942條對此也作出定義，即“獨立擔保係指一方當事人有義務於發生一定風險或事件後，他方當事人提出清償確定或可確定之款項之請求時，立即作出清償之合同，該請求得附隨或不附隨與債務有關之文件。”

質言之，銀行獨立擔保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之法律關係是銀行(擔保人)與債權人(受益人)之法律關係，而債權人(受益人)與債務人之關係為基礎關係，債務人與銀行之關係則為委託關係，獨立擔保的法律關係與基礎關係分離，即原則上，獨立擔保不具有從屬性，只要當受益人提交符合承保書條款規定的簡單索款請求或附同其他單據文件的索款請求時，擔保人便需向受益人作出支付。

正如葡國學者 JOSÉ A. ENGRÁCIA ANTUNES 所述之，“*o garante obriga-se a pagar ao terceiro garantido logo quer para tanto solicitado, independentemente da sorte da obrigação principal – isto é, independentemente de saber se esta obrigação é válida ou inválida, ou se foi ou não cumprida.*”

*Figura jurídica de natureza (…) executiva (cujo documento negocial representa título executivo), e autónoma (não acessória ou dependente da obrigação garantida, salvo em eventos de fraude ou abuso) (…)*² (底線及粗體為本法庭所添加)

另外，在學理上，獨立擔保又可以分為簡單獨立擔保 (garantia autónoma simples) 及見索即付或即付獨立擔保 (garantia autónoma a pedido/on demand, on first demand)，對

¹ Cfr. J. LEBRE DE FREITAS, *A ação executiva – À luz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de 2013*, Coimbra Editora, 2014, pp. 81 ss., e A. ABRANTES GERALDES, *Títulos Executivos*, Themis, ano IV, n.º 7, 2003, p. 35

² JOSÉ A. ENGRÁCIA ANTUNES, *Direito dos Contrato Comerciais*, Almedina, 2009, p. 537 e 538.

此，葡國學者CARLOS FERREIRA DE ALMEIDA 指出，*“A garantia autónoma será simples, se ao garante for permitido averiguar a verificação do evento por meio não documentais. A garantia autónoma será a pedido (on demand, on first demand), tal como tipificada nos citados textos internacionais, se para a demonstração da verificação do evento for condição necessária e suficiente a alegação pelo beneficiário de que o evento se verificou, acompanhada ou não daqueles outros documentos de suporte, emitidos por terceiro, que sejam exigidos no termo de garantia.”*³ ⁴

誠然，儘管本澳立法者在《商法典》明確規定獨立擔保合同，而葡國依然是將之作為合同自由的產物——即無名合同，但此一差異根本就不妨礙本法庭繼續以比較法角度來探究獨立擔保作為執行名義之可行性。

在葡萄牙立法透過第41/2013號法律進行修法後，排除了私文書作為執行名義的可能性，在此之後，曾有一段時期對於獨立擔保可否作為執行名義是存有爭議，但普遍認為需根據葡國《民事訴訟法典》第703條第1款b)項之規定，獨立擔保才可作為執行名義⁵ ⁶，但此是否意味著在此之前，獨立擔保非為執行名義？答案應為非也。

反而，無論是在葡國學術界⁷，抑或是司法實踐⁸，在2013年修法前，主流見解均認為這種獨立擔保是構成葡國1961年《民事訴訟法典》第46條c)項⁹的執行名義，因其屬於導致設定或確認任何債之文件¹⁰，而此條文正正與本澳《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的規定是類似的——

³ CARLOS FERREIRA DE ALMEIDA, *Contratos III, Contratos de liberalidade, de Cooperação e de Risco*, 3.^a ed., Almedina, 2020, p.217.

⁴ 同樣可參見葡國最高法院在2018年6月21日作出之編號為19051/10.0YYLSB-A.L1.S1之裁判，當中提及：*“A garantia autónoma comporta duas modalidades, a garantia autónoma simples e a garantia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na primeira, as partes limitam-se a prever a autonomia da obrigação do garante em relação à existência, validade ou exceções oponíveis ao crédito, admitindo apenas a oponibilidade de exceções próprias da relação de garantia; enquanto na segunda as partes estipulam ainda que o garante não oporá qualquer exceção à exigência da garantia, satisfazendo-o, imediatamente e sem discussão, logo que tal seja solicitado pelo credor.”*

⁵ 葡國波爾圖中級法院在2023年10月9日作出之編號為2256/22.9T8MAI-A.P1之裁判，當中指出：*“a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devidamente formalizada nos termos da al. b) do n.º 1 do art. 703.º CPC, constitui título executivo para o beneficiário da mesma.”*

⁶ 參閱：LUÍS FALÇÃO RAMOS, *Dissertação - Da exequibilidade das garantias bancárias on first demand*, Universidade de Lisboa, disponível em https://repositorio.ulisboa.pt/bitstream/10451/31834/1/ulfd133664_tese.pdf

⁷ 例如：ROMANO MARTINEZ e FUZETA DA PONTE, *Garantias de Cumprimento*, 5.^a ed., p. 144.

⁸ 除了被異議人在執行最初聲請狀中所引用之葡國最高法院在2009年1月13日作出的第08A3725號裁判，還有葡國最高法院在2006年7月11日作出之編號為4083/05之裁判，當中明確指出：*“A garantia bancária é título executivo previsto na al. c) do art. 46.º do CPC.”*；另外，同一法院在2014年5月22日作出之編號為724/12.0YYPR-T-A.P1.S1之裁判，也提及：*“(…) a garantia dada à execução, sendo uma garantia autónoma,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constitui um título executivo, nos termos da alínea c) do artigo 46.º do CPC, na redacção anterior à Lei n.º 41/2013.”*

⁹ 該規定為：*“À execução apenas podem servir de base: (...) c) As letras, livranças, cheques, extractos de factura, vales, facturas conferidas e quaisquer outros escritos particulares, assinados pelo devedor, dos quais conste a obrigação de pagamento de quantias determinadas ou de entrega de coisas fungíveis.”*

¹⁰ 參見：葡國里斯本中級法院在2010年4月15日作出之編號為1784-A/2002.L1-2的裁判，當中寫道：

即：“經債務人簽名，導致設定或確認按第六百八十九條確定或按該條可確定其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又或導致設定或確認屬交付動產之債或作出事實之債之私文書”。

回到本具體個案之中，主案卷宗第98頁及第101頁之「預付擔保書」均已明確寫道：

“(…) 當(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以書面要求時，本銀行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部或部分款額，本銀行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鑑於本銀行被視為主要的債務人，若(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提出聲明異議時，對於擔保金額的支付，本銀行放棄預先扣押的權利。

本擔保書未經受益人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有效期直至承攬者預支判給總值之金額被全部扣除為止。(…)

由此可見，此等「預付擔保書」構成見索即付或即付獨立擔保 (garantia autónoma a pedido/on demand, on first demand)¹¹，因根據上述之內容來看，受益人只需以書面要求銀行履行擔保即可，而無需再另行證明債務人存有不履行。

事實上，在國際商業交易中，銀行獨立擔保作為委託人透過由銀行向受益人提供一種快速受償之常見的金融工具，其是否付款的判斷並不受委託人和受益人之間的基礎合同關係所影響之，而且在本案中，正如上述，被異議人所引以為據的執行名義更是構成見索即付或即付獨立擔保 (garantia autónoma a pedido/on demand, on first demand)，被異議人只需要以書面方式通知異議人履行擔保，後者便應履行之，否則將構成遲延¹²，正正是這種「無需討論，立即支付」(o pagamento imediato e sem discussão)的模式¹³，才會使見索即付或即付獨立擔保在國

“Apenas as garantias bancárias automáticas ou à primeira interpelação do credor beneficiário e não também as garantias bancárias simples, permitem integrar “(...)o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ão pecuniária, cuja obrigação seja determinada ou determinável nos termos do art.º 805(…)” na medida em que sendo a obrigação certa e exigível (art.º 802), a liquidação depende de simples cálculo aritmético em conformidade com o disposto no art.º 805, constituindo, assim, título executivo para efeitos do art.º 46/1/c.”

以及，葡國里斯本中級法院在2015年10月8日作出之編號為1886/14.7TBFUN.L1-2裁判也持相同見解。

¹¹ JOSÉ A. ENGRÁCIA ANTUNES, *Direito dos Contrato Comerciais*, Almedina, 2009, p. 538, em que se refere que “(...) as garantias bancárias autónomas podem revestir diferentes modalidades: de acordo com o critério da sua automaticidade, as garantias bancárias podem ser simples ou automáticas, consoante o direito do beneficiário está dependente da prova do incumprimento da obrigação do devedor ou da mera interpelação do banco garante (sendo estas por isso também designadas garantias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

¹² 參見：L.MIGUEL PESTANA DE VASCONCELOS, *Direito das Garantias*, 3.^a ed., Almedina, 2022, p.144 e 145, em que se escreve que “ (...) sendo uma garantia autónoma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logo que o pedido seja realizado nos termos acordados no contrato de garantia, o grante terá mesmo que cumprir sob pena de incorrer em mora. Daí que se diga que, nestes casos, a situação do credor é semelhante à daquele que tem um depósito em dinheiro junto desse banco. (...) Na garantia autónoma à primeira solicitação junta-se à autonomia a característica adicional da automaticidade. Consiste numa garantia automática, nos termos apontados.”

¹³ JORGE DUARTE PINHEIRO,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Revista da Ordem dos Advogados, Ano 52, II – Lisboa, Julho 1992, p. 421, que salienta que **“o banco, em princípio, deve pagar sem discutir, não lhe assistindo a faculdade de invocar as relações entre si e o devedor principal garantido ou entre o devedor principal e o credor beneficiário. Não pode, nomeadamente, refugiar-se atrás da invalidade do contrato-base ou argumentar que a prestação a cargo do devedor principal se tornou impossível. E o beneficiário não tem de provar que o que afirma,**

際商業上被廣泛使用及信賴之，因此，在本澳現行的法律框架下，本法庭認為本案的兩份「預付擔保書」均為本澳《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定之經債務人簽名，導致設定或確認其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且被異議人也透過主案卷宗第106頁及第108頁之「通知函」分別要求異議人履行編號為PG/20/003及PG/21/013的涉案的兩份「預付擔保書」（當中要求異議人分別因此等獨立擔保而向被異議人支付50,230,000.00澳門元及42,506,485.89澳門元），此乃也符合有關獨立擔保合同所要求之透過書面通知的要件。

至於異議人認為單憑銀行擔保書無法反映金錢債務之設定或確認，其仍需另行以書面作出，對此，本法庭認為被異議人已透過提交主案卷宗主案卷宗第106頁及第108頁之「通知函」，以作為補充性證據（*prova complementar*）¹⁴予以證明涉案的兩份「預付擔保書」所載之債務的存在及其之可履行性。

基於上述，本法庭裁定異議人提出此抗辯理由不成立，涉案的兩份「預付擔保書」均為本澳《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定之執行名義。

*

II. 關於權利濫用的部分

儘管在異議狀中，異議人將「權利濫用」定義為爭執，但此實為抗辯，是作為阻礙或消滅被異議人的權利之防禦手段，因此，被異議人確是得回覆此部分的內容。

異議人主張涉案的「預付擔保書」屬於澳門《商法典》第943條c)項所規定之「收回為履行合同而預付之款項」為標的之獨立擔保，遂其認為此兩份銀行獨立擔保得以援引其等所擔保之標的因履行而存在扣減獨立擔保所應要履行的金額，即其認為涉案兩份銀行擔保基於履行而尚未扣除的預付款不超過17,493,514.11澳門元，亦即異議人認為存有合理依據予以顯示被異議人現所擬執行之金額是超出獨立擔保可要求的金額，因此，異議人認為被異議人是濫用權利。

對此，被異議人主張異議人現所提出的觀點是有違獨立擔保之「獨立性」，相關內容載於卷宗第53頁至第71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在完全及充份尊重不同見解為前提，本法庭認為異議人確是在援引獨立擔保關係以外的法律關係作為此執行異議的防禦手段，而此乃有違此類型的法律關係之「獨立性」，相關原因如下：

ao solicitar a garantia, corresponde à realidade.”

¹⁴ 本法庭認為在處理本案涉及之問題可以參照尊敬的中級法院在第953/2019號裁判所持之見解及邏輯。

如同上述所多次強調，原則上，獨立擔保之特徵是其與基礎關係是分離，其之受償與否與不受基礎關係所影響之，無論是學理，抑或是司法實踐都只接受極少的情況能排除獨立擔保的獨立性 — 見澳門《商法典》第960條所規定之情況^{15 16}，又或例外地允許擔保人在特定情況可拒絕履行擔保 — 例如，受益人之權利濫用、欺詐、違反善意原則，又或是只能爭議獨立擔保此一法律關係所存有的瑕疵¹⁷。

從異議狀所主張之依據來看，異議人援引了分包合同及其他獨立擔保以外的文件來支持其所主張的「受益人之權利濫用」，對於此，本法庭謹引述葡國學者MÓNICA JARDIM之精闢見解，其明言道：“*Não há, em princípio, interferência da convenção que liga o dador da ordem ao beneficiário da garantia. Assim, e segundo a doutrina maioritária, o garante não se pode furtar a entregar ao beneficiário a quantia pecuniária fixada alegando: a nulidade do contrato base resultante da violação de regras imperativas do ordenamento a que pertence o devedor; a sobrevinda impossibilidade de cumprimento do contrato; a compensação invocada pelo devedor perante o credor; o direito de retenção que assiste ao devedor face ao credor, etc.*”¹⁸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326條之規定，“權利人行使權利明顯超越基於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之限制時，即為不正當行使權利。”而以比較法角度來

¹⁵ 第九百六十條 (例外)

一、如屬下列情況，擔保人應拒絕清償：

- a) 獨立擔保合同中所要求之任一文件並非原件或屬偽造；
- b) 按照請求或提交之文件之文義不應作出清償；
- c) 按獨立擔保合同之種類及目的，請求缺乏依據。

二、為上款 c 項之規定之目的，下列情況視為請求缺乏依據：

- a) 獨立擔保合同擬賠償之事件或風險毫無疑問並無發生；
- b) 請求人之基礎合同之債務經法院或仲裁庭宣告為非有效，但擔保合同上載明在此情況下擔保仍然有效者除外；
- c) 基礎合同之債務毫無疑問已對受益人完全履行；
- d) 基礎合同之債務之履行被受益人故意阻止；
- e) 按照反擔保合同之規定提出請求，而反擔保合同之受益人惡意以擔保人資格作出清償。

¹⁶ 澳門終審法院在74/2021號裁判也指出：“*Em face da autonomia, a obrigação do garante é independente em relação à obrigação garantida, pelo que, em geral, o garante não pode valer-se de exceções decorrentes do contrato base para recusar o pagamento ao credor, ressalvando-se 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 art.º 960.º do Código Comercial.*”

¹⁷ 見：葡國里斯本中級法院在2018年7月12日作出之編號為761/18.0T8LSB.L1-2裁判，當中提及：“*A automaticidade da garantia on first demand não é, porém, absoluta, não podendo ter-se como ilimitada a possibilidade da sua exigência pelo beneficiário, já que se tem de estabelecer alguns limites à exigência da garantia, sempre que o imponham as regras da boa fé (artigo 762.º, n.º 2, do Código Civil) ou o procedimento abusivo do beneficiário (artigo 334.º do mesmo diploma legal).*”以及，L.MIGUEL PESTANA DE VASCONCELOS, *Direito das Garantias*, 3.ª ed., Almedina, 2022, p.146, que frisa que “*Os únicos meio de defesa que o garante pode recorrer são aqueles decorrentes do próprio contrato de garantia.*”

¹⁸ MÓNICA JARDIM, *A Garantia Autónoma*, Almedina, 2002, p. 115 e116.

看，葡國里斯本法院在2024年9月12日作出之編號為5916/24.6T8LSB.L1-6裁判，當中提及：
“*Verdadeiros casos de abuso do direito de crédito do beneficiário são aqueles em que a obrigação de garantia existe e o caso material da garantia se verifica – tendo o beneficiário, à primeira vista, direito ao pagamento da soma objecto da garantia – mas a solicitação se traduz num exercício inadmissível do direito do beneficiário à execução da garantia, por o pressuposto da norma permissiva se verificar de modo formal, mas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não merecer a tutela da ordem jurídica.*”

然而，在對不同見解保持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本法庭認為雖然異議人是主張被異議人存有權利濫用，而異議人亦有義務履行此方面的舉證責任，但實際上其是在援引基礎關係，繼而主張擔保的金額不應為被異議人現所主張之執行金額，但無論是在學理上，還是從本澳現行的法律下，不論涉案的獨立擔保為《商法典》第943條所規定之哪一類的獨立擔保，能允許擔保人在執行異議中援引基礎法律關係作為防禦只能是《商法典》第960條第1款c)項及第2款所規定之情況，且需存有清晰及顯而易見的證據予以證實之¹⁹，否則，獨立擔保之「獨立性」便如同虛設，也會影響此類型的擔保之社會功能²⁰，而本案卻未有基礎合同之債務毫無疑問已對受益人完全或部分履行之證據，至少被異議人也是不認同異議人在本附案所引述之文件的內容；再者，即便視異議人確是主張濫用權利，但本案也未見清晰及顯而易見的證據予以證實存有受益人之濫用權利²¹，因此，無論是從哪一方面來看，異議人現所主張之抗辯也不應成立。

基於上述，本法庭裁定異議人現所主張之抗辯理由不成立。

*

III. 關於遲延利息的部分

在本澳司法實踐中，對於執行名義沒有明確載明遲延利息，請求執行人可否在執行程序中一併提出執行的此一問題，確實是存有分歧，而類似的爭議也曾發生在葡國，惟葡國立

¹⁹ 見：CARLOS FERREIRA DE ALMEIDA, *Contratos III, Contratos de liberalidade, de Cooperação e de Risco*, 3.^a ed., Almedina, 2020, p.221, que ensina que “A prova deve ser líquida e inequívoca, não oferecer a menor dúvida, por ser segura em absoluto.” 以及L.MIGUEL PESTANA DE VASCONCELOS, *Direito das Garantias*, 3.^a ed., Almedina, 2022, p.150 e 151, em que se refere que “(...) entendemos que é necessário que os casos de abuso ou de fraude sejam verdadeiramente “inequívocos”. (...) para que o banco/garante deixe de pagar é necessário que seja colocada à sua disposição prova “líquida e inequívoca” da “má fé patente”, da “fraude evidente” ao ponto de “entrar pelos olhos dentro.” Caso contrário, estar-se-ia a atentar contra a essência da própria garantia. Havendo causa de discussão sobre os factos que o ordenante avança como demonstrando o abuso do direito, o garante deve pagar. A questão deverá ser discutida depois entre as partes do contrato base.”

²⁰ L.MIGUEL PESTANA DE VASCONCELOS, *Direito das Garantias*, 3.^a ed., Almedina, 2022, p.146 e 149.

²¹ 葡國里斯本中級法院在2024年9月12日作出之編號為5916/24.6T8LSB.L1-6之裁判中強調：“*Entende-se por prova pronta a prova pré-constituída, a que dispensa a produção de quaisquer outras provas suplementares e, por prova líquida ou inequívoca aquela que permite a percepção imediata do abuso.*”

法者亦透過2013年的修法而解決了此一問題，其透過葡國《民事訴訟法典》第703條第2款明確規定了執行名義包括遲延利息。

對於此問題，在給予充分尊重以及不排除更佳見解的前提下，儘管本澳並沒有葡國《民事訴訟法典》第703條第2款的類似規定，且在本澳司法實踐對於此問題存有不同的見解，但本法庭贊同澳門中級法院第986/2021號、第536/2021號及第202/2023號裁判²²中所持之立場，亦即是本法庭認為即便執行名義中未有載明遲延利息，但由於此等賠償是依法產生（《民法典》第795條及《商法典》第569條），因此，應允許請求執行人在執行情序中一併提出之。

基於此，無需贅言，本法庭裁定異議人現提出的此部分抗辯不成立。

*

綜上所述，由於已具備條件審理被執行人的異議，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29條第1款b)項規定，本法庭現裁定異議人現提出之異議理由均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異議人承擔。

作出通知及登錄。

*

Quid Juris?

É de verificar-se que todas as questões levantadas pela Recorrente já foram objecto de análise e decisão por parte do Tribunal recorrido, e nesta sede de recurso, a Recorrente apenas veio a repetir a sua argumentação anteriormente tecida, pelo que, limitamo-nos a acrescentar as seguintes considerações:

1) – Não foram alegados factos que carecem de produção de provas,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a interpretação de cláusulas do contrato de garantia, como tal o Tribunal recorrido entendeu que já estão reunidos todos os elementos necessários à tomada de decisões, motivo pelo qual não se justifica avançar para a realização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este aspecto, bem andou o Tribunal recorrido e como tal não merece censura esta parte de decisão.

2) -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saber se a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²² 此裁判提及：“Tendo a obrigação prazo certo, ainda que o título executivo não preveja o pagamento de juros de mora, estes consideram-se sempre abrangidos pelo mesmo nos termos do artº 795º do C.Civ. a contar da data do vencimento da dívida.”

é título executivo ou não, importa atender ao disposto no artigo 677º do CPC que dispõe:

(Espécies de títulos executivos)

À execução apenas podem servir de base:

- a) As sentenças condenatórias;
- b) Os documentos exarados ou autenticados por notário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obrigação;
- c) 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assinados pelo devedor,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ões pecuniárias, cujo montante seja determinado ou determiná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689.º, ou de obrigação de entrega de coisas móveis ou de prestação de facto;
- d) Os documentos a que, por disposição especial, seja atribuída força executiva.

Perante ocitado, é de verificar-se que o legislador adopta uma posição permissiva no que se refere à possibilidade de conferir força executiva a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através da alínea c) do artigo citado, pois basta para tal a assinatura do obrigado e que o documento atesta a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ões pecuniárias, é o caso dos autos, pois a embargante, ao emitir o documento de garantia bancária, reconhece a sua obrigação perante o beneficiário que é a embargada. Nestes termos, é de reconhecer-se que o documento em que se incorpora uma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nos termos que as partes acordadas é título executivo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3) – A segunda questão prende-se com a de saber se o processo nesta fase já estão reunidos todos os elementos necessários para tomar uma decisão

consciente. Toda a prova concentra-se nos documentos, ou seja, no aspecto em que procura saber se são bastantes os fundamentos que a Executada/Embargante invocou (na sua carta dirigida à Embargada) para não satisfazer imediatamente o pedido de pagamento: das quantias peticionadas! Sem dúvida nesta óptica o processo já dispõe de todos os elementos necessários para decidir, pois, face aos termos constantes da carta de garantia autónoma, que tem o seguinte teor (não carecem de mais provas para decidir):

“預付擔保書

擔保書金額：澳門幣伍仟零貳拾叁萬元整(MOP50,230,000.00)

擔保書編號：PG/20/003

澳門(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澳門…，應辦公地點位於澳門…之承攬者“(A)工程有限公司”的要求，就該公司承攬工程-「澳門新監獄工程-第三期建造工程」的需要，向(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提供一項金額為澳門幣伍仟零貳拾叁萬元整(MOP50,230,000.00)之銀行預付擔保，作為保證承攬者完全履行有關獲判給上述承攬工程的程序中所要承擔的義務。

本擔保的金額相當於承攬者預支獲判給上述工程總值的7%(百分之七)及視為承攬者已存入該金額的款項，不論上述承攬者基於任何原因不履行判給規定的某一義務，本銀行亦將負責存入該款項。

當(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以書面要求時，本銀行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部或部份款額，本銀行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鑑於本銀行被視為主要的債務人，若(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提出聲明異議時，對於擔保金額的支付，本銀行放棄預先扣押的權利。

本擔保書未經受益人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有效期直至承攬者預支判給總值之金額被全部扣除為止。於本銀行收回擔保書正本或收到受益人-(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書面確認本擔保書失效並經本銀行核實無誤後，本擔保書即告失效。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於澳門

澳門(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ssim, os termos consagrados são muito claros: a embargante/banco assumiu a obrigação de pagar imediatamente as quantias solicitadas e não invoca motivos para não cumprir esta obrigação. Eis as características duma garantia autónoma tal com se consagra no artigo 947º d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Pelo que, im procedem os argumentos invocados pela Recorrente/Embargante.

Quanto ao demais, tal como refere anteriormente,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essencialmente a discussão jurídica que já foi objecto de reflexões e decisões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Pelo expandido, **é de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com a base legal prescrita no artigo 631º/5 do CPC, mante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A garantia bancária autónoma devidamente formalizada (cfr. artigo 947º do Código Comercial de Macau) nos termos da al. c) do artigo 677.º CPC, constitui título executivo para o beneficiário da mesma.

II – 因應銀行支付方式的“自動性”，獨立銀行擔保可具有不同的模式：一般銀行擔保或“自動”支付銀行擔保。視乎受益人之權利須證明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僅催告擔保銀行支付即可。

III – 當擔保合同中載明：

“預付擔保書

擔保書金額：澳門幣伍仟零貳拾叁萬元整(MOP50,230,000.00)

(.....)

當(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以書面要求時，本銀行必須即時向其提供上述金額以內的全

部或部份款額，本銀行不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拒絕提供。

鑑於本銀行被視為主要的債務人，若(Y)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提出聲明異議時，對於擔保金額的支付，本銀行放棄預先扣押的權利。

(.....)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於澳門”

其中內容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第c項所述之執行名譽之要件，因為屬於設定金錢債務之文件，同時債務人/擔保人承諾無條件支付有關款項。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negar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mante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

Custas pela Recorrente.

*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16 de Abril de 2026.

Fong Man Chong (*Relator*)

Seng Ioi Man (*Primeiro Juiz-Adjunto*)

Jerónimo Santos (*Segundo Juiz-Adjunto*)
(Foi-me traduzida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a
parte do Acórdão redigida em língua chinesa)